

2010年修订版

Finally We Are No One

犹如那首著名的长诗，她一路驰骋于瑰丽斑斓的海洋，花的泡沫祝福漂流的船锚，黑压压的海马护送电光下的月牙，
她将海水写成灵金色的梦境，疯狂，咆哮与呜咽——而在梦醒的尽头，她却仅仅想念马路上黑而冷的小水潭，
到了傍晚，一个满心悲伤的小孩蹲在水边，放一只脆弱得像蝴蝶般的小船。

年华是无效信

落落 著



PRODUCER _ JIN LIHONG LI BO JING M.GUO
CHIEF EDITOR _ CHENXI LAKY.L / CONTRIBUTING EDITOR _ HENHEN [FROM CASTOR] / VISION ART _ SHANGHAI CASTOR [CA@ZUIBOOK.COM]
COVER ART _ ADAM.X [FROM CASTOR] / TYPESET ART _ RJOBIM [FROM CASTOR] / PHOTO _ ZEBRA [FROM CASTOR]
MEDIA COORDINATOR _ ZHAO MENG / PRINTING MANAGER _ ZHANG ZHIJIE
INTERNET SUPPORT _ SHANGHAI CASTOR [WWW.ZUIBOOK.COM]

www.zuibook.com www.zuibook.com/bbs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长江文艺出版社

新出图证(鄂)字3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年华是无效信/落落著 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2010.04

ISBN 978-7-5354-4321-2

I. 年… II. 落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011825号

年华是无效信

落落 著



新浪读书强力推荐!

选题策划:郭敬明

选题出品:金丽红 黎 波

项目统筹:阿 亮 痕 痕

责任编辑:陈 曦

助理编辑:刘 莉

特约编辑:痕 痕

装帧设计:柯艾文化

媒体运营:赵 萌

责任印制:张志杰

出版: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电话:027-87679301

传真:027-87679300

地址:湖北省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湖北出版文化城B座9-11楼

邮编:430070

发行: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电话:010-58678881

传真:010-58677346

地址: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6号时间国际大厦A座1905室

邮编:100028

印刷:三河市鑫利来印装有限公司

开本:700×1000毫米 1/16

印张:16.25

版次:2010年4月第1版

印次:2010年4月第1次印刷

字数:280千字

定价:24.80元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010-58678881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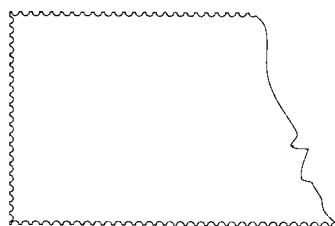
(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北京图书中心联系调换)

我们承诺保护和负责任地使用自然资源。我们将协同我们的纸张供应商,逐步停止使用来自原始森林的纸张印刷书籍。这本书是朝这个目标前进迈进的重要一步。这是一本环境友好型纸张印刷的图书。我们希望广大读者都参与到环境保护的行列中来,认购环境友好型纸张印刷的图书。

年华是无效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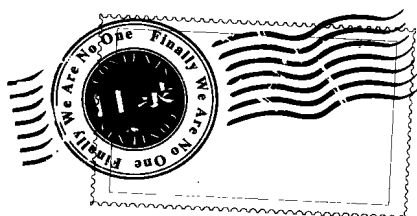
落
落
著

PRODUCER _ JIN LIHONG LI BO JING M.GUO
CHIEF EDITOR _ CHENXI LAKY.L / CONTRIBUTING EDITOR _ HENHEN [FROM CASTOR]
VISION ART _ SHANGHAI CASTOR [CA@ZUIBOOK.COM] / COVER ART _ ADAM.X [FROM CASTOR]
TYPESET ART _ ALICE.L FREDIE.L RJOBIM [FROM CASTOR] / PHOTO _ ZEBRA[FROM CASTOR]
MEDIA COORDINATOR _ ZHAO MENG / PRINTING MANAGER _ ZHANG ZHIJIE
INTERNET SUPPORT _ SHANGHAI CASTOR [WWW.ZUIBOOK.COM]



Finally We Are No One

Author:落落



Episode 01/007

Episode 02/023

Episode 03/043

Episode 04/059

Episode 05/077

Episode 06/095

Episode 07/113

Episode 08/131

Episode 09/149

Episode 10/165

Episode 11/183

Episode 12/201

Episode 13/221

Final Episode/239

后记/247

再版后记/253

~~Finally We Are No One~~
年 华 是 无 效 信

Episode 01

[一]

传说世界是这样归于安静的。

河水缓慢侵蚀地表，草种徐徐散在风中，流光交错，花香漫长。落满在心里层层
的尘埃，被月色款款洗去。所有尝试还乡的旅人，都还安眠在迷局。

其实也用不着那么琳琅。

蹲下身时，有棵植物刮伤了宁遥的小腿。如同一句背后的诽谤暗算，过了半天才
感觉到它细微又锋利的疼。宁遥低头看去，只有一小颗血珠渗在皮肤上，更像是来自
身体之外，偶然沾上的一个标点，为自己写下的话做着断句。

“最讨厌王子杨。”“最不要脸的就是王子杨。”

下午4时，体育仓库朝西的外墙。阳光不情愿地斜切过上方，形成泾渭分明的两
种色彩。大半依然浸泡在暗淡光线里，小半随暖黄的夕色蒸发。灰白涂料刷得马虎，
时不时在某处鼓起一个大包，或在哪里留下斑驳的裂痕。既亲近，又粗糙。

事实上，这些并不应该是第一眼所能看见的。

第一眼应该看见的是，满满一墙的涂鸦，像张面积广大而疏密不均的蛛网，盖在

了墙上。互相拆分着偏旁和笔画的字句，最终以交错乱线的方式，将亲近而粗糙的平面，写成一张新面孔。在光线的切分下，显露出了既诡异又真实的魔力。

“黄秋洋去死吧”“喜欢你”“靠”“一万年不变”“西门大妈是三八”……那些是在一米外所能分辨的特大字体。

“楼旭楼旭楼旭楼旭楼旭楼旭”“忘了忘不了”“社会主义好”“如果声音不记得”“悟空，你在哪里”“我是一个寂寞的女孩”“密报：校长已离婚”，以及如同小虫爬过般的一行“我真的写不出来了写不出来了写不出来了”……都是凑近一些后，从线条中产生了意义的组成，一句一句现出原来的形状。

暗淡的心情的秘密。

暖黄的秘密的心情。

同一个平面上的，无数个不同空间。

“最讨厌”的“厌”字贴着他人一句“打倒监制”，或许会看差成“最讨打王子杨”。宁遥没有在意，蹲在地上继续将句子写向墙脚，没有空间了，以至于最后“就是王子杨”五个字不得不彼此叠在一起，变成黑压压一团。

也好。颜色越深，心情才越舒畅。

起身时腿狠狠地发了麻，疼得宁遥龇牙咧嘴。扶着墙，姿势别扭地走了出去。

到了教学楼前，看见王子杨站在放学的人流中左右张望，视线扫到宁遥脸上时，微笑起来，随后拖着两只书包跑向她。

“你哪里去了？”边说边将一只书包递了过来。

“老师叫。”

“谁叫你？沈燕平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有什么事啊？”

“也没什么。”宁遥转进了车棚，一边避让着不断打着铃冲出来的自行车，一边寻着属于自己的那辆。

“这里这里！”王子杨在身后冲她喊，“和我的并在一起啊。”

“哦。”宁遥回过身，“忘记了。”

“我这辆车容易找，以后你只要找到我的，就一定能找到你的了。”特有成就感的笑容。

宁遥弯下身去的时候，鼻尖儿就对着王子杨那辆新山地车的车杠，是非常醒目的粉红油漆。她突然停了动作，直起腰看向对方。

“怎么了？”女孩一脸不解。

“嗯？没什么。”

就是忍不住地讨厌你。

回家的路，两人并行的，三分之二，自己一人的，三分之一。三分之一的路上，是摇碎在头顶的树冠，一排把婚纱洗后晒在马路护栏上的婚纱店，以及靠着十字路口的绿色邮局。几年前有个电工在修理路口的高压电线时触电烧死了，当时宁遥从自己的窗看见密密麻麻的旁观人群，和电线上一团不可辨的黑影。后来电视台也曾有报道。是邻居们宣传着“我们这里上电视了啊”，才使自己家没有错过那个节目。

几年过去，宛如什么都不曾发生。宁遥每天骑车经过那名电工出事的地方，眯眼看着电线交错在日光下。也只是交错的电线，和日光。遥遥不关己的毫无感觉。

傍晚是如同半流质地向前延伸，凝滞而巨力的疲倦。有时的错觉是，不是自己在路面上前进，而是脚下的路不可抗拒地后卷。

并非仅仅是傍晚。晚饭时听父亲抱怨着学校里的人事，母亲听新闻又对房价怒气冲冲，宁遥总是默不做声地在一边喝汤。可以真切感受到在体内流动的暖热，最后融在腹部，慢慢消失。许多的热能，都这样不知消失到了哪里。如果不那么大煞风景地分析着脂肪百分比的话，确实值得疑惑自己为什么会成长为一副没有热情的模样。

好像所有的那些骨头汤、番茄汤、青菜蛋花汤，都从体内一个洞里消失了。只留下漆黑漆黑的一片。哪怕是光线想去探一探，也去向无踪。

于是成了无法描述和认知的部分。

“死气沉沉的。”母亲不止一次毫不避讳地对邻居这样说起自己的女儿。宁遥那时就坐在窗边看书，默默地听着随后两个母亲各自挑剔自家孩子的不是，并恭维着对方。

“死气沉沉、学不进东西、心思很重、和父母不够亲。”

“很乖。文静。像个女孩子嘛。哎呀，女儿都是父母的棉毛衫，比我家那个死小子不知道要好多少了。”

有时听着听着就会笑起来。一件事情的两种评论，截然相反却又各自正确。宁遥探出脑袋，看见妈妈摇着满头烫卷的头发，神色却终于因为那位母亲的说辞而变得骄

傲起来。

很好哄的妈妈。

晚上正要回自己的房间时，爸爸接起电话，随后递给宁遥。

“是我呀～”王子杨俏嫩的声音。

“哦……”宁遥沉了沉脸色，“有什么事？”

“你在干吗？”

“刚刚吃完饭。”

“我也刚吃完～”

“嗯。”

“等会儿看电视吗？我爸爸租了好多碟，你过不过来？”

“什么碟啊？”

“嗯……反正好多啦，你过来就知道了。”

“不要了啊。都晚上了。”

“子杨的电话？”妈妈在一边出声问，宁遥就转过头去点点头。

“她让你去玩儿，干吗不去，整天闷在家里，发出虫子来。”妈妈经常有些古怪而幽默的比喻句。

“你妈妈都同意了啊。”王子杨在那边听见了，越发催促道，“过来陪我嘛。反正你在家也没什么事做，过来玩，啊？”

宁遥沉默了一会儿，“好吧，那我等会儿过来。”

“啊对了，宁遥，”像想起什么似的，“等会儿来的时候，替我买四根法式蜡烛吧。就在我家的超市里。我懒得下楼了。”

“……嗯。”

[二]

出了自家的楼道，骑车五分钟，换成走路二十分钟，就到了王子杨家新迁入不久的小区。是从很远的地方就能看见的刷红涂料的炫目的楼房。

宁遥最不喜欢红色。说不上喜欢什么颜色。反正红色是最不喜欢。所以王子

杨两次邀请她都拒绝，尽管最后每回都被缠得没办法而答应了她。21号门，12楼1202……应该是这样吧……总之很多的1和2，也是前不久宁遥才刚刚勉强记住的。

21，12楼1202，好像是这样。

出了超市，塑料袋里装着四根红色的香味蜡烛。这东西宁遥没有用过。她的情调不像王子杨那样浪漫，总是时不时地不开灯，点蜡烛营造气氛。比起光，宁遥更喜欢黑暗而寂静的地方，虽然母亲将她不喜开灯的举动理解成“节约电费”。

也是在节约电费。

还能受到表扬。挺好。

走进庞大的住宅区，照着心里反复的数字挑准楼道迈上台阶，到了电梯门前正要按开关，却看见一边贴着“亲爱的住户，本电梯因故障今日维修，暂停使用，请各位住户予以谅解”。宁遥心里一沉。王子杨的家在12楼，怎么爬？在底下犹豫半天，考虑到东西也买了，只能无奈地走进一侧的楼梯口。

全封闭的楼梯，除了目的地遥远带来的无力感外，更多的是害怕。

宁遥走到二楼，已经看不见底层的入口，变成了如同在什么生物体内般受到结界的地方。她咽了咽唾沫，从每步一级台阶，变成每步两级台阶。刚刚走到三楼，看见灯光在这里褪到上方，昏黄变成了暗灰色。

上一层没有灯。

在她想到各种血腥事件的同时，听见楼梯上有人的脚步声。其实对方完全可以是同样为电梯所苦不得不爬楼的住户，但恐惧在未知的催化下朝着不见边际的地方飞快膨胀开。那人刚一露面，宁遥就“哇啊”大喊一声，塑料袋脱手，四根蜡烛在台阶上蹦跳了一会儿才终于停住。

对方显然也被结结实实吓了一跳，动作一僵。却没有像她那样一惊一乍，而是就站在几级台阶下，定定地望向宁遥。

光影暗淡的部分间凸起的轮廓线条。

年轻男生的脸。

眉间有稍稍的单薄，挂着一点儿少年们特有的冷冽神情。却不可怕。还有模糊开的发线，是脸部最深的色彩。

全都随着他身边的最后那点儿灯光，向自己悄然地涌来。

比自己更先动作的是对方，宁遥看他弯下腰去，伸手拾起几根蜡烛，随着他的动

作，人影突然折下一块，变成单薄而自然的一堆线条。什么像是要滑下去，却又差那么一微米的距离还连在一起。光线的渲染中难以分辨他穿着什么颜色的衣服，眼下却是深褐黄色。直到他又直起身。

“你的。”走上前来，递给宁遥。

等对方示意般地做了个接的动作，她才回过神，接过东西，飞快地往上跑。跑过两步后，脚步又迟疑了下来——

折向上方的空间一片漆黑。

身后的人跟了过来，宁遥停滞了几秒后，侧过身让对方先上。那人也不说话，斜过肩就走了上去。经过宁遥身边的一瞬时，传来了温暖的热量。几厘米的空间升起微不可测的度数。

看他走在前边，宁遥才跟上。完全的漆黑里，丝毫看不见对方的动作。只能听见细微而清晰的声音。脚步声、衣料摩擦声、呼吸声，以及女生不停咽喉咙的尴尬声响。充斥在难以目测的空间里，化成朝上飘浮的细小翅膀。懵懵懂懂地浮游不定，东摇西摆。

宁遥一脚踩空。

原本预想中应该有的台阶突然转为平地。宁遥一个踉跄后，才明白过来，原来是这一层已经完结了。

感觉到男生在前面停止了动作。宁遥也站住了。

“没事吧？”声音响起来。听不出什么感情。

“嗯。谢谢……”

“这里每一层都是18级台阶。”传授着。

“……知道了。”

随后男生正要走，又停下来，像摸索着什么东西。宁遥努力睁着眼睛以分辨那一团漆黑中属于他的一片，正为无所收获而有些着急时，传来“嗒”的声响。

一朵黄色的花瓣摇曳着投影在她的眼睛里。

打火机的光，映着他的脸。

宁遥的瞳孔里像钻开两个洞，什么东西被逐渐剥夺走。

明明没有声音的。周遭在火光边缘模糊，所能分辨的都包围在它的四周——手掌上突出的骨节、在末端变亮的发梢，和下颌最后隐没的线条。而其余的一切，呼吸流失了，心跳被血液盖没，正和反不再争执而混为一谈，身体里无知的黑暗释放出能

量……一切的一切，都归于无声，向无尽的地方直线下滑。

没有声音。但那么多无声的动静聚在一起，无声也变成有声了。

震耳欲聋的寂静的声音，被一片明黄色的火焰，在空气中逐渐燃烧。

两人一前一后地踏上楼梯。再上一层，宁遥突然想到是否应该捐出一根蜡烛，却还是作罢。那毕竟不是自己的东西。那么，会不会被对方误会成自己小气得不可救药？眉头绞在一起。直到对方突然又熄了火光。宁遥不解地望向前面的黑影。

“烫手了，抱歉。”男生像是把打火机举到嘴边。宁遥听见了吹气的声音，这才下决心对他说：“用蜡烛吧。”

“也好。”

等到了12楼，宁遥早已喘不过气。令她比较意外的是对方同自己一样都是到12层，推开楼梯甬道边的门踏进楼层的走廊，是明晃晃的灯光，从某个切面间不断溢出，四下被泡在安逸泛滥的明媚里。宁遥感到如释重负，而男生吹灭了烧得只余最后一小截的蜡烛。

腾空而起的青色烟雾，像微缩的云。在某个瞬间里，带着特有的气味，随着时间摇动的筛子，被轻轻过滤在了下方。

道谢过后，宁遥和对方就此分别。然而两人却往一个方向而去，不由有些尴尬。直到最终停在同一扇挂着“1202”号门牌的门前。

“你是？”宁遥开口时，男生也有些困惑地问：“你找谁？”

“诶？我，我找王子杨。”

“这里没有这个人。”

“啊？不，不可能啊……”宁遥又看了一遍门牌，和心里的数字重合无误。21号门，12楼1202。

“这里是21号门12楼1202，你是找这里么？”

“21、12、1202……”嗫嚅着和记忆比对着，随后才醒悟过来。自己果然记错了，压根不是什么1202才对，就这样吟着错误的数字直到这里。

“对不起。”慌慌张张地要走。听见背后的人出声。

“你一个人走，不要紧吧？”

“不要紧的。”说出口的话却因为咽了一下喉咙而有些走调。男生扫了宁遥两眼，想了一会儿，把手里的东西递过来，“打火机给你。”

绿色的塑料壳打火机。

宁遥没有对王子杨解释什么，只说自己买不到蜡烛所以也懒得去她家了。王子杨还是有些怨色，直说：“那也不打个电话来，我还以为你在路上出什么事了呢，宁遥你这人总这样，不想的时候就不出一语地跑，摊子扔在那里，打个招呼都不会。”

宁遥抬眼看着王子杨有些阴沉的脸，开口说：“嗯，对不起。”

“下次别这样了啊！”

“嗯……对不起。”手伸进校服口袋里，握住那只打火机，“以后不会了。”

[三]

和王子杨是从小学五年级起的朋友。那时宁遥刚刚跟随父母回到上海，小学生对于新同学没有高中生那般的冷淡，都积极地拿着课本上传授的友谊去巴巴地实践。于是很快同桌的王子杨就成了宁遥最熟络的朋友。学校周围最受欢迎的零食摊都是王子杨推荐的，班里唧唧喳喳的男生都是王子杨介绍的。没多久她就成了宁遥家里的常客。父亲母亲都挺喜欢她。

妈妈说得最多的关于王子杨的一句话是“到底是标准的城市小女生”。

什么叫标准的城市小女生？

王子杨。

“王子杨”在这里像个形容词那样地被使用。当宁遥对于“标准的”“城市的”尚且无法清晰定义时，整个儿渗透进她认知的，就是王子杨的一切。小时候在孩子手中最流行的塑料皮铅笔盒，就是王子杨，就是上海；一双挺括的红漆皮搭扣鞋，就是王子杨，就是上海；母亲是任何时候都皮肤白皙的中年妇女，就是王子杨，就是城市小女生……

等长大了后，想起那些直白而幼稚的判断式，却很难轻易笑出来。因为直到今天，宁遥一日日地目睹着王子杨成长到17岁时，心里依然存在着同样的判断式。

家境良好，房间里有欧式桃木床的，就是王子杨；挑拣一切机会逃避穿校服，在老师允许的范围内露出肩膀的，就是王子杨；说话中含有非常真实的撒娇成分，习惯性将自己依向别人的，就是王子杨；不由自主地将自己放在行使命令的位置，却又没